

周予同經學史論

朱維錚 編校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子同經學史論

朱維錚 編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予同经学史论/朱维铮编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115-3

I. 周… II. 朱… III. 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465 号

責任編輯 許仲毅 曹勇慶

特約校對 龔養耿

封面裝幀 儲 平

技術編輯 伍貽晴

周予同經學史論

朱維錚 編校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錦佳裝璜印刷發展公司印刷

開本 720×1000 1/16 印張 44.25 插頁 6 字數 683,000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15-3/K · 1648

定價 110.00 圓

出版說明

本書原名《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由朱維錚先生所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後兩次由本社出版，市場上早已售罄。爲滿足學術界研究需要，現經朱維錚先生同意，改名《周予同經學史論》重新排版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一月

編者說明

本書是周予同教授研究中國經學史的論著選集。著者生於一八九八年一月，浙江瑞安人。一九二二年初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畢業後，就獻身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教育事業，共達六十年。曾歷任廈門大學教員，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教育雜誌》主編，溫州十中教員，安徽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安徽大學月刊》主編，暨南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兼南洋研究館主任、《南洋研究》主編，開明書店編輯兼襄理，復旦大學教授、史地系主任。一九四九年以來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並曾擔任復旦大學副教務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等職。著者早年參加「五四」運動，自此一貫堅持反帝反封建立場，解放前積極投身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建國以來，任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熱情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事業，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曾當選為上海市歷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曾為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著者還長期擔任過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一九八一年七月逝世，享年八十三歲。著者研究的領域很廣，論著甚多，於中國經學史造詣尤深。本書即專收半個多世紀以來著者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國經學史的主要論著，包括專著四部，論文雜著三十三篇。

本書為編年的文集。所收論著，以一九四九年為斷限，分成兩大部分。前一部分體例略有變通，依作品的性質，大概分成兩類：第一類為專題論著，第二類為評論、通信、初學指導等有關雜著，每類著作仍以發表時間為序。

本書所選論著，保持原刊面貌，有的論著多次重印或重錄時曾經修訂，則以最後的修訂本為準。原刊出處和所據版本，都在篇末注明。

本書編選過程中作了如下技術性處理：校勘了原著引用的史料；訂正了原刊明顯的謬誤；增加了若干必要的題注等，並標明「編者註」以示同原注相區別。

本書的編選，受到著者老友葉聖陶、周谷城、許傑諸前輩，以及徐常太、方行、黃世曄、蔣祖怡、蘇乾英等同志，從各方面給予的關懷和幫助。現謹遵著者囑咐，在此向各位致謝！

承周予同教授好意，委託我編選他的文集。但我很慚愧，雖向周先生學習多年，卻對先生的經學史研究，缺乏深切瞭解。先生雖曾力疾審訂本集目錄稿，卻不克親自審閱全稿，原擬請先生自撰序言，也因此闕如。所以，本書編校所存在的問題和缺陷，應由我負責；另將拙撰介紹周先生經學史研究一文，作為本書附錄，聊備參考。從事這項工作以來，得到周光邠同志提供材料，吳嘉靜同志協助編校，以及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同志們的不少幫助，這裏併致謝意！

朱維鈺 一九八一年八月

增訂版前言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于一九八三年出版以後，承蒙海內外學者關注，就本書內容向編者提了不少問題，也可以說是建議。

問題或建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本書即稱「選集」，是否意味着周先生的中國經學史論著沒有全部收入？倘有的話，最好再版時補足或編輯續集。第二，本書何以未收周先生的《經學歷史》注釋本和《漢學師承記》選注本？很多師友認為，二書應該包含在這部選集的範圍以內。第三，本書編者後記曾說周先生撰有《中國經學史》講義，這部手稿還存在嗎？要是存在，特別希望編者整理出版。

我十分感謝師長和海內外朋友們的盛意，也曾想努力實現以上建議。但祇是第三點有了某種結果，已由這次增訂內容體現。這裡就有關問題作點說明。

這部選集，始編于一九七九年秋冬之際，成稿于一九八一年春夏之交。那期間，周先生的病情仍較穩定，思維依然清晰，對我受他委託而同時進行的兩項工作，《中國歷史文選》的修訂和這部選集的編輯，一直表示關注並給予指點。

就這部選集的編輯來說，最大的困難在於材料的蒐集。那時正值十年浩劫剛過去。如本書後記所陳述的，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周先生便遭到「無法想象的粗野手段」的殘酷迫害。「他數十年積累的經學史資料，他許多年撰寫的經學史講稿著作和其他手稿，曾經裝了兩大麻袋。然而有的被愚蠢者付之一炬，有的被狡黠者趁火打劫。總之或永遠毀滅，或不知去向，真正是一場浩劫。」

因此，為編這部選集，我第一步必須重編周先生的全部論著目錄，第二步便是根據目錄，由現存舊報刊和出版物中，輯出周先生的有關經學史論著。實現第一步已够困難了。因為到「文革」前夜，周先生從事寫作已近半個世紀，而我們的檢索工

具絕不能說完善。實現第二步更難。我們的藏書單位當時仍處於極大的混亂中，不要說解放前的舊報刊，即使「文革」前的報刊，也非難覓即殘缺——後者需要感謝紅衛兵或專案組，他們為迅速取得「罪證」起見，對報刊所載周先生文字經常一撕了之。爲了補足缺佚，我跑遍了上海有關藏書機構，而且過錄均靠手抄。在這方面，我尤其要感謝協助編校的吳嘉靜女士。雖然就已重編的目錄中經學史部分而言，已著錄的論著，總算蒐齊了，但我不能保證目錄沒有遺漏，更不能保證周先生尚有未刊手稿或演說、講話記錄稿尚存人間，因而斟酌再三，以爲本書命名「選集」較妥。這一點得到周先生首肯。

在這部選集付刊後，我沒有放棄繼續蒐集周先生佚文的努力，但在經學史方面，十五年來仍沒有進展。因此在已刊論著的補佚方面，這次增訂版祇能付諸闕如。

初版于一九二八年的《經學歷史》注釋本，無疑是周予同教授的經學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

清末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并非像這部小書的書名所示，似乎是「經學的歷史」。相反，皮錫瑞是晚清的經今文學家，《經學歷史》與他的《經學通論》、《王制箋》一樣，旨在用歷史替經今文學爭「道統」。周先生雖「是比較傾向今文的」，卻始終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他注釋皮著《經學歷史》，目的在於藉這部書的歷史陳述部分，通過注釋的形式，給「中國經學史」研究提供一部參考書。因此，周先生不僅在此書「序言」中，尖銳地揭露了皮錫瑞原著的謬誤，而且通過注釋，在實際上改變了原著的取向，將它由經學者作變成了歷史著作，變成了具有經今文學傾向的中世紀中國經學史的著作。

在清末，皮錫瑞由於參與維新運動，在戊戌八月政變後被清廷禁錮，而在政治上受到新派青年的同情。但他的經學見解，卻受到「篤信古文經學如故的章太炎的抨擊。章太炎的《駁皮錫瑞三書》，乃至斥《王制箋》等，爲「牧豎所不道」。稍後刊行的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冊，與章太炎同聲相應，從經古文學的立場出發，敘述經學史，那影響立即蓋過皮錫瑞。辛亥革命後，章太炎的同門崔適、弟子錢玄同，相繼爲經今文學張目。但皮錫瑞的這部書，到五四以後已經幾乎被忘卻。

周予同先生是錢玄同的學生。他傾向經今文學，無疑受導師的影響。但他欣賞的是龔自珍到康有爲等清代今文學者對現實的關懷，卻否定他們的經學說教。當他極端憎惡北洋軍閥政府章士釗之流的「讀經」喧鬧，而決定「清算這長期的封建社會」，他的立場已經超越經學，而轉入更沉潛的歷史研究。他當初選擇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進行詮釋，着眼點在於闡述「經學

的歷史」。但他沒有想到，通過他的詮釋，皮錫瑞的這部小書，居然也成了歷史名著，而且此後的影響反而超過了劉師培。

同樣，清中葉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不僅是以漢學反宋學的非歷史著作，而且屬於清代漢學內部有意無意地揚吳派抑皖派的著作。但經過周先生的選注，着重從歷史角度進行詮釋，又如詮釋《經學歷史》那樣，將非歷史著作變成了歷史著作。倘說缺點，則是周先生當年選注時太審慎，將書中涉及天文數學的篇章都略去。這些篇章恰是江永、戴震一派的長處，因而在客觀上更增強揚惠抑戴的印象。

不過當初周予同先生同意我的意向，在這部選集中不收《經學歷史》注釋本，《漢學師承記》選注本，理由卻在彼不在此。

在哪裏呢？本書「編者說明」已說了。所謂「本書為編年的文集」，就是說非「文」不收。上舉二書都屬於「注釋」。在五年前，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意見，傳統典籍的校點注釋，都不算「論著」。如今雖阿貓阿狗剽襲拼湊的假冒偽劣貨色，祇要拉關係走後門特別乞靈於孔方兄，都可混充「學術論著」，成為晉級加官的證據。但嚴謹的音訓考辨著作，依然被某些弄權欺世之徒污為非「著作」。那時我們不得不考慮這一點，以減少本書被污蔑的口實。

當然還別有理由。《經學歷史》注釋本，已在一九五九年重新出過修訂本，中華書局那時已在考慮重印。《漢學師承記》選注本，周先生希望我重新修訂並補注原本節略諸篇，但由於我的雜務太多，未能兌現承諾，祇好勿議。

周予同先生在復旦大學講授「中國經學史」，始於一九五九年。那時復旦歷史系的五年制本科生，已有兩屆進入高年級，開始按照蘇聯綜合大學模式分成「專門化」。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的一門主修課程，便是「中國經學史」，規定修讀一學年，每週四學時。這門課程的主講人，在當時自然非周予同教授莫屬。我已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初版的後記《中國經學史研究五十年》中指出，「這是當時全國大學文科中獨一無二的一門課程。」

任何新課程，筆路藍縷，總是困難的。但周先生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已是著名的經學史專家，自一九五六年起又主持重建中國經學史學科，對這門課程應該講什麼，怎麼講，早就胸有成竹，問題在於政治運動的干擾。

那時所謂全民大躍進的惡果已彰，一個巨大的陰影即全民飢餓已在侵襲農村和內地。復旦校園內也是滿目瘡痍，到處

殘留着土法煉鋼的廢墟爛鐵。然而文科各專業的青年師生，拖着疲憊的步履，被從田頭或工地召回課堂，卻又很快被驅迫「反右傾」。康生曾專門跑到復旦抓哲學系搞極端庸俗的實用主義，使文史哲各專業全都遭瘟，紛紛被驅趕着在本學科內「拔白旗」。初建立的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的師生，領受的一大任務，就是「挑燈夜戰陳寅恪」。那時上海的「好學生」柯慶施有句名言，所謂「資產階級十棍子也打不死」。這對包括周予同先生在內的所有文科教授，無疑是一種嚴重警告。

不過就周先生承擔的「中國經學史」課程而言，最大的潛在風險，還在於怎樣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而又不被認作是在褻瀆紅色權威。四十年代，范文瀾在延安做過關於中國經學的講演，曾深受毛澤東的稱道。稱道的內容很早便在學術界流傳，大意是非但中國經學必須全盤否定，即使清代乾嘉漢學家的經學研究，也僅有負面價值，屬於煩瑣哲學，必須批判，而且批得越兇越好。

周先生其實早在范文瀾背叛劉師培、黃侃的古文經學師承以前很久，便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強令全國學校恢復「讀經」，斥之為「僵尸的出祟」，同時指出應該從事「超經學」的研究，由否定經學，而轉究經學史，「清算這長期的封建社會」。一九五九年，周先生同意重印早年名著《經今古文學》和《經學歷史》注釋本，又在兩書重印後記中一再重申，否定「經學」，必先了解「經學」，並強調指出：「中國經學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了解經學的演變，對於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和中國古代社會，都有其重要的作用，從而達到「汲取精華」、繼承歷史遺產的目的」。顯而易見，周先生當時對於毛澤東的說法是重視的，對於范文瀾關於「山窮水盡的經學」的提法也表示贊同。但他不同意經學在歷史上僅有否定意義，不同意乾嘉漢學乃至整個清代經學僅有反面教員的作用，於此也可見一斑。

因此，周先生在一九五九年那種環境下，明知實事求是地講授「中國經學史」，必須冒着隨時被誣為宣揚「封建學」的政治風險，但出於尊重歷史的信念，出於職業道德的認真，他不僅服從教學計劃的規定，開設了這門課程，而且立即親自動手編寫講義，以解決學生所迫切需要的教材問題。

作為復旦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的首屆學生，我有機會在大學最後一年首先聆聽了周先生的講授。在畢業後留系任

教不久，又兼任了周先生主編大學文科教材《中國歷史文選》的學術助手。直到一九六六年夏天前的七年間，我曾聆聽先生講授的「中國經學史」四遍，並每週至少兩次面聆先生教誨。先生畢生篤信進化論，總以為青年勝於老年。那時他的經學史研究另有助手。他在決定把講義手稿的部分內容先用論文形式發表以前，照例先要助手據以整理，以期符合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經學史的要求。蒙先生不棄，凡有關手稿已經整理發表前，總要徵求我這個更年輕的助手的意見。那時我對先生的見解不敢置喙，卻對先生修改得密密麻麻的原稿倍感興味，以為那個助手的整理稿，非但在文字上欠通，而且在材料或見解上比諸原稿，祇配稱作佛頭著糞，賴先生重予釐正，始可卒讀。經先生恢復原貌大半的這些篇章，見於六十年代初報刊的凡七篇，先生都與那個助手共同署名，就見解而言，篇篇皆出自先生。因而在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時，仍予收入，並出注說明署名，以尊重先生當初的決定。

周先生沒有料到，《海瑞罷官》批判之風乍起，他曾致力援救過的那個助手，便對他大肆進行誣陷。作為先生的另一名助手，我因此陷入被責提供「旁證」百餘次仍無法「證明」誣陷有理的困境。歷盡十年浩劫，先生已癱瘓在床，命哲嗣周光邠先生代他向此人索回「文革」前交其整理的中國經學史講義手稿。豈知此人早已聲稱「周予同對我還有什麼用」，因此非但拒絕向先生道歉，而且雖承認先生交付講義手稿，其事確有，卻稱在「文革」初已被抄走。經我向有關專案組查詢，得到的正式回答，是當初從未對此人「抄家」，也從未見過周先生的講稿。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周先生在病中聞訊後憤怒可知。我感到意外的，卻是我隨即成為被告。有關組織接連向我調查，說我編校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擬目中有七篇（見本書頁四六五至頁五〇七），據控告非周先生論著，怎麼回事？隨即得知選集稿暫停編發。

事情如此嚴重，我被迫申辯。時間已是一九八一年春天，周予同先生已八十三歲了，健康狀況正趨惡化。我不敢驚擾先生，祇能自行詳蒐人證物證。多謝先生諸老友，周谷城、吳文祺、許傑諸先輩，都證明早知諸稿確屬先生論著。我又詳列先生早期已刊論著的材料和見解，與這七篇進行比照，確證其無一不在申述先生一貫學說。我的長篇申辯，經復旦大學組織正式轉至對方單位，那個單位極力支持控告的某頭目啞然。但經此一鬧，時間又過數月。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上海人民

出版社鄭維淑副總編打電話告訴我，說《周子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已於昨日正式發排，我祇能悲痛地回答，它已成爲「遺著」，因爲周先生已在這天凌晨辭世。

其實，早在周先生去世前，我已知周子同先生的《中國經學史講義》，原稿雖已埋沒，筆記尚在人間。我當年的筆記，已不知去向，但許道勳先生的聽課筆記，仍然保存完整。

許道勳先生於一九六二年成爲周先生的中國經學史研究生，所記周先生的課堂講授內容甚爲詳盡。在周先生去世後，許先生即用很多時間整理這份筆記。他得知曾聽過周先生最後一次講授的劉修明先生，也保存了筆記，即借以校核。今存《中國經學史講義》，便是許道勳教授以他的筆記爲主，參照劉修明先生的筆記，整理而成的。

近見臺灣大安出版社刊有《經學史論集》（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將《周子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中上述諸篇悉行收入，甚感詫異。有關周先生著作權問題，難道還存在疑問嗎？

《周子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初版六千五百冊，刊行後迅即售罄。我不堪海內外朋友的索求，直到僅存樣書一冊，在八十年代末便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重版。不意計劃擱淺，倏又七年。如今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重印這部選集，由於是利用原紙型，因徵得許道勳教授同意，將他筆記整理的《中國經學史講義》，編入正文卷尾，較初版增加了近八萬字篇幅。許先生十分忠於先師遺說，凡筆記所錄，均隻字不改，同時加了若干注釋。我在校閱時，除將講稿中提及近人姓名由簡稱改全稱，並改正抄稿時偶然筆誤外，也一仍其舊，以存當年歷史原貌。出版社建議可稱增訂版，我以爲名實相符。是爲前記。

朱維鈺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夜

目錄

經今古文學

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

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

三 經今古文的爭論

四 經今古文的混淆

五 經今文學的復興

六 經今古文學和其他學術的關係

七 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史上的評價

八 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

緯書與經今古文學——拙著《經今古文學大綱》之一章

一 緯書的界說

二 緯書的起源

三 緯書的變遷

四 緯書產生的原因

五 漢代今古文學家對於緯識的關係

六	近代今古文學家對於緯書的見解	三九
七	緯書的書目	四一
	「孝」與「生殖器崇拜」	四六
	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	六一
一	經學的三大派	六一
二	經學史的重要性和它的分類	六三
三	皮錫瑞傳略	六五
四	皮著《經學歷史》略評	六七
	附錄	六九
	康有為與章太炎	七二
	朱熹	七四
第一章	引言	七四
第二章	朱熹傳略	七八
第三章	朱熹之哲學	八二
一	本體論	八二
二	價值論	八五
三	認識論	九四
第四章	朱熹之經學	九八
一	易經學	九九
二	書經學	一〇一

三	詩經學	一〇三
四	禮經學	一〇六
五	春秋學	一〇八
六	孝經學	一〇九
七	四書學	一一〇
第五章	朱熹之史學與文學	一一一
第六章	朱熹與當代學派	一一四
第七章	朱熹之著作	一一八
一	經部	一一九
二	史部	一二三
三	子部	一二四
四	集部	一二八
第八章	朱學之傳授	一二九
附錄	朱熹簡明年譜	一三一
群經概論		
導論		一三六
本論		一四六
一	易經	一四六
二	尚書	一五〇
三	詩經	一五三
目錄		

緯識中的孔聖與他的門徒

四	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	一五八
五	春秋——春秋經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一六六
六	論語	一七七
七	孝經	一八一
八	爾雅	一八五
九	孟子	一八九
一	孔聖的誕生	一九二
二	孔聖的異表	一九三
三	孔聖的使命	一九三
四	上天的啓示之一——獲麟	一九四
五	上天的啓示之二——血書	一九五
六	孔聖的憲法草案之一——《春秋》	一九六
七	孔聖的憲法草案之二——孝經	一九七
八	孔聖的告天	一九八
九	孔聖的其他法典	一九九
十	孔聖的史觀	二〇〇
十一	孔聖言行散記	二〇一
十二	孔聖的門徒	二〇二
	「漢學」與「宋學」	二一六

孔子	二二七
----	-----

一 引語	二二七
------	-----

二 傳略	二二八
------	-----

一 孔子的家世	二二八
---------	-----

二 孔子的生平	二二九
---------	-----

三 孔子的日常生活	二三四
-----------	-----

四 孔門的述贊	二三六
---------	-----

五 孔子的著作	一三七
---------	-----

三 學說	二四一
------	-----

一 孔子的本體論	二四一
----------	-----

二 孔子的道德哲學	二四三
-----------	-----

三 孔子的教育哲學	二四八
-----------	-----

四 孔子的政治哲學	二五三
-----------	-----

五 孔子的宗教哲學	二五七
-----------	-----

四 尾語	二五八
------	-----

《大學》和《禮運》	二七七
-----------	-----

緯識中的「皇」與「帝」	二八九
-------------	-----

引言	二八九
----	-----

一 「皇」與「帝」	二八九
-----------	-----

二 「三皇」與「五帝」	二九〇
-------------	-----